

秋水 / 著

雪之日记

历史，是由『主人公』们
和『史学家』们共同『创造』的

Xue zhi riji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雪之日记

秋水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之日记/秋水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307-13058-6

I. 雪… II. 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2107号

责任编辑: 陈 岱 责任校对: 刘延娇 版式设计: 文豪设计

出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

印刷: 永清县吉祥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 字数: 220千字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3058-6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壹

现代考古 / 001

想想年轻人的目的，再看看其中几个本子里的内容，我又有些怀疑这些内容是否能完整、如实地被表述出来。不，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是敢于坚持真理的，是客观公正的，后人自有后人的评说。

现在再看本子里的这些东​​西，相信当年自己是带有一定倾向性的。现在的人对这种倾向能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吗？能！我自信地认为，一定能。

贰

轮回 / 017

雪，充满无限的希望和寄托！她，永远洁白，将污浊消融无存；她，不拘一形呈百状，或悠悠片片独舞，或疾驰结队群舞；她，时而害羞不等你看清模样就了无踪迹，时而大方地倾巢而出，让想看清她的人们无所适从。我不由得叹息，浓妆淡抹总相宜。

年年来又去，年年盼再来。明知会再来，不舍来再去。历史的长河中，岁岁月月是瞬间，如同永恒的雪花。眼中的雪花充满世间，记忆的雪花落满心田。无论是顺畅而至，还是零星坠落，记忆，永远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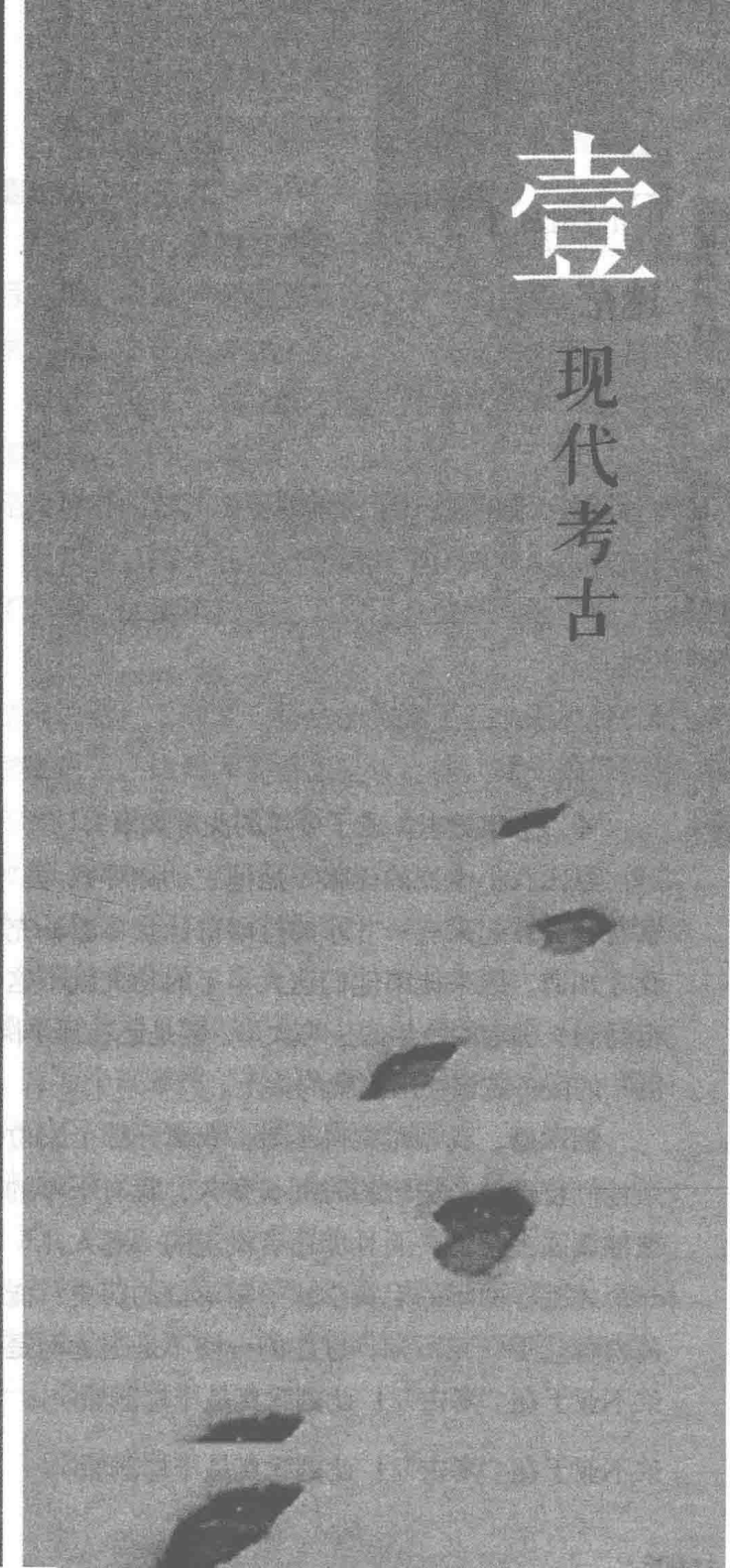
孙平的事已经铁定无法翻案了，为什么要反击？为孙平鸣不平？难道……老百姓的话，有拾钱的，拾货的，没有拾骂的。老子曰“善者不辩，辩者不善”，我改成“正者不辩，辩者不正”，所以，有不还口的君子。文明社会，君子手里有三把剑——正直、道德与法律！有这三把剑的支撑，君子脚跟是牢固的。可是对于某些人，根基不稳所以才要狡辩。

郑局长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不温不火，和蔼可亲，要不怎么有人说他不适合做一把手，不狠，不懂政治，不会玩儿人。但是他对孙长悟、平贺辰、韦建禾、盛文龙、郭群、田凯、薛庆黎、荀德利、秃子武金夫这帮人却恨之入骨。

是不是应了老夫子的那句话：“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或许这就是维持社会这个机体的免疫细胞？

壹

现代考古



CHAPTER 1

迷茫

《二十年史志》成了今年的头等大事？

当比我小十岁的徒弟（是他主动称呼我为“师父”的），拿着一沓看起来有一寸厚的打印稿让我帮着补充完善一下时，我才知道，原来徒弟他们这大半年的功夫就干这件事了，这是市局局长确定的今年的头等大事。要是还在那个岗位，这样“艰巨”的任务应该会落到我的头上。

细琢磨，我顿时觉得不对，我离开那个岗位的时间不比徒弟他们整理这个史志的时间长多久，我有十年的岗位经验都没被抽调回去帮忙，而且那还有没走的“老人儿”在，却让这样一个才工作两年的毛头小伙子写单位的历史？徒弟对要写的有关内容几乎一无所知，过往的一切不是遥远而是一张白纸。徒弟不亚于在“考古”！此刻我真是一片茫然。

是史志，不是历史！史志？明摆着就是历史。我顺手翻了几页，这不是我认为是的史志文体，隐隐品出丝丝为“帝王”唱赞歌的味道，特别是自己熟悉的这后十年，不，是从去年算起倒数的这最后五年。我似乎明白了纂写这史志的目的。可是，在我的记忆中，有些事件是有文字记录的，是徒弟太笨还是水平确实不佳，抑或“考古”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原本就应该这样写的？！

徒弟催促我快看内容，说要和我讨论一些问题，这可让我有些犯难了。要知道，搞不好，一句话就可以被穿上小鞋的。我忽然想到了表哥，这两年与他见面少了，似乎与那个圈子也疏远了。

徒弟凑过来说道：“师父，马主任催我了。他还说好长时间没跟师父您吃饭了，这两天要请您吃饭。他让我先跟您把稿子过一遍，吃饭时再详细过一下。”

好个马月生，谱大了，这哪是要请我吃饭，还让个小孩儿来求我，真不是过去一写材料就求我的时候了。史志这个事我不能掺和啊，苦恼、郁闷！

我，或多或少是那五年的“当事人”。本想到了退休以后的什么时候，再有个晚辈来“考古”，让我回忆些东西，那时我或许就不纠结了，对某些事看得也更客观了。

在史志提到的第二十个年头，也就是去年，11月份我离开了那个科室、那个岗位，随后徒弟就到了。

这是“考古”吗？这正是我最迷惑，最梳理不清的。也搞不清楚我心里怎么会冒出“考古”这个词来。我隐隐有些担心。

总之，一切都在迷茫中。

CHAPTER 2

神游

我神游了。

曾有晚辈让我谈谈过去这几十年的变化。我说，现在可好了，国家发展到现在不容易，可是不管多难也挺过来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做到了！

晚辈不理解不容易、挺过来的含义。我告诉他，提百年复兴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呢，他赶上好时候啦。晚辈泛着似疑问似询问的眼神。

“师父，让我们写过去的东西确实很难，档案室很多资料都没有了。”徒弟说道。

是啊，档案室能提供什么呢？别说不全，就算几十年的资料能完整齐全地保留下来，能整理出“史记”吗？我笑道：“年轻人，你找我算找对了。虽然我老了，时光将记忆里的不少东

西冲走了，冲淡了，留下的是那些光滑晶亮、刺目闪烁的‘鹅卵石’，但挖掘那些潜伏的记忆，也是要等待时机的。”

徒弟有些兴奋，“师父，您是不是早就等待这一天啦？您真是我的大救星。”

我被年轻人忽悠得有点像不知深浅的小青年那样忘乎所以了。记忆开始复苏，那些想重见天日却被时光绞成碎片的记忆，如同雪片，也不管能不能再拼成原来的图画，争先恐后地从眼前飘过。

“告诉你吧，虽然有些东西记不清了，可是从上小学老师要求学习写日记开始，我就有了写日记的习惯。这些年，人老了，只是断断续续地写。你想看看日记？嘿，日记可不能随便让人看，那是自己的领地，秘密、小思想，还有苦恼，都存在那儿呢。搬过几次家，你师母总想清理我那个小木箱子，我都没让她动。那里还有我父母零碎记下的内容呢……哟，怎么说起这些了，看来真的是老了，不中用了。”我一时飘飘然了。

“不是，不是，好羡慕您呢，我们年轻人全都被物质包围着。”徒弟说道。

“羡慕我们？现在多好，翻天覆地的变化，什么都是智能的，也不需要像我们那时那样艰苦奋斗，我还羡慕你们呢。你别把我当成老古董就行了。不过，还真想从年轻时再重新来过一次。”我叹息着。

徒弟笑着说：“您现在开始也不晚。您经历了那么多，更懂得珍惜生活，享受生活。65岁以前都算中年，您还不算到中年。”

谈笑间，年轻人并没忘记和我这个老头子聊天的目的，又

提出借日记或与单位有关联的资料看看。算了，我也体谅他，毕竟他是为了工作。

既然答应了年轻人，就要履行诺言。我翻箱倒柜，来回重温那些已经陌生了的熟悉的东西。确实，绝大部分记忆让时光带走了，剩下的还在撞击着心灵的某一个点。

想想年轻人的目的，再看看其中几个本子里的内容，我又有些怀疑这些内容是否能完整、如实地被表述出来。不，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是敢于坚持真理的，是客观公正的，后人自有后人的评说。本子里还记下了老伴表弟当年的一些事，如果他们知道我还保留着这些，不知会不会责怪我……

现在再看本子里的这些东西，相信当年自己是带有一定倾向性的。现在的人对这种倾向能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吗？能！我自信地认为，一定能。

我决定把这些东西提供给徒弟。

CHAPTER 3

不是巧合

神游，是用美好的幻觉麻痹自己，暂时摆脱郁闷和迷茫。但还是回来吧，现实还等着呢。我仍然纠结着历史、考古这些词，隐隐地担心对于正在发生或刚刚发生过的同一件事的描述都可能不是原版。

徒弟和马月生在催，怎么办呢？我无法决定下一步，谁来救我？

我像寻求答案一样翻弄着钟情的刊物，打开一本刚刚得到的研究现代史的作品，顿觉眼前一亮，像是冥冥之中来送答案的。

我翻出近5年来记录的本子，花了两个晚上翻弄那些文字。再次阅读自己去年整理出来的小短文（当时还起了一个特得意的名字——《轮回》），感觉这些文字如此美丽，竟然又那样

感动了自己。我真的有些佩服自己，当时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整理了10个月的日记和工作记录。我不自觉地在心里对当时某些事件的记述做着对比。

我当初留下这些东西有什么目的？就是为了今天做对比吗？答案是明确的，但是心里矛盾着。虽然那些“研究成果”，针对的是“历史大事件”，但我不能忽略那些串成历史长河的小事件。小事件就像爆竹里刚点燃的引信，也许还未发声就被冷水泼灭，被忽略得踪迹全无。

“你们详细翻阅档案了吗？最近十年的各种会议都有会议记录，应该没有送档案馆。资料应该很全。时间再久远点的，就要去档案馆查了。”

“是啊，师父，我们可费牛劲了，这可是个又辛苦又麻烦的活，光档案馆就跑无数次了。要是按年代，把那些内容都写上，好家伙，要写到什么时候啊。还有，我也不知道什么内容要什么内容不要。要是师父您还在那儿就好了。”

慢慢地，我好像很享受年轻人的奉承，习惯被他奉为“师父”。

“怎么会？马月生对‘历史’可是很清楚的。再说，这几年各种文字内容应该挺齐全的，应该好写。”

“哎哟，师父，人家马主任可是大忙人，只管给我们布置任务。再说，也不像师父您说的，哪有多少记载的东西，特别是五年前那两年，根本找不出什么东西，会议纪要、会议记录什么的特别少，又凌乱，还不系统，时间顺序好像也连接不上。马主任让您帮着把关呢。”

“啊，让我把关？别，把关这事我可胜任不了。不是还有

黄主任、平局长在那儿吗？”

徒弟一脸无辜地说：“不知道啊，马主任就让我来找您。”

“别‘您’‘您’的，我们是哥们，改成‘你’！”我笑道。

我突然明白，原来历史是由“主人公”们和“史学家”们共同“创造”的。

“你听说过‘二十年内无历史’吗？”

“历史？师父，我们写的是史志，不是历史。您从哪儿听来的。”

“哦，对，对，你们写的是二十年史志。”

我回身取出一本书，翻开一页念了起来：“如果站在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史家也需要一个沉淀思考的过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文章合为时而著’，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又都是相对时间的概念……用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来，即所谓‘历史学’……历史学终究少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史学乃人文学，非‘社会科学’也。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史书，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

徒弟一脸茫然，“师父，我们写的是史志，不是历史，都是单位那些事，肯定是真实的记述。再说，有您把关，绝对没问题。”他翻看了一下我手里的书，问道：“师父，您喜欢看这类书？”

徒弟的话不是反驳学者，是在反驳我。对啊，我拿专家的话挡他时，是不是也在否定我自己曾记录的内容的真实性？

不是！我坚决否定着！

我坚信我接触过的东西，日记里记载的内容，虽然不是真

相的全部或能反映真相，但最起码记录了原始的表象的真实。我要自己证明“……自己能够尽量约束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那段真实的历史”。何况，我的好恶和口味的取舍是基于道德底线的，是亲身经历的“个人见解”。

想做史学学问的人，内心都很强大，都要背负得起被“骂”的现实。最初施耐庵编撰出武大郎时，被骂；没想到有人探究出武大郎的真身，也被骂。

CHAPTER 4

勘校

与徒弟交谈后，我思量着怎么把这件麻烦事应付过去。真的很难。但是，其中有些事又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特意翻了徒弟给我的文件中的部分文字，读后我觉得很别扭。

我离开那里还不到两年，也就是说离史志的第二十个年头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亲身经历的事情和后来了解的情况，不会忘却到像手里这本史志一样“严重地残缺不全”或非原生态的描述。我不会记错，因为几个时间节点正好赶上老伴表弟对我的纠缠。

我本不想惹火烧身。徒弟曾说过五年前的那两年，找不出什么实际性的内容，我思量着，把关这事可不能做。

我顺手翻弄着史志。啊？其他年份十页二十页纸都写不完

全，这一年怎么一页纸就过去了？是徒弟吝啬，惜字如金，还是时间“跳跃”了这一年？我真不忍心让徒弟做“千古罪人”，可是，就单位目前的“政治”氛围……我惋惜徒弟偏偏这个时候来这儿，也庆幸自己不用接这活。不对，庆幸什么？这也不沾上这事了？

不管是为了使自己摆脱困境，还是怜悯徒弟，我建议徒弟再去档案馆查阅，有些东西知道的人不多，可以向马主任再详细了解。我还暗示地强调了马主任是关键。

我翻着史志，与自己整理的会议记录和日记做着对比。再一次读《轮回》，我又一次佩服自己给四个部分的标题：时间，老子，雪，好东西、坏东西，起得如此贴切。《时间》中，我写道：“因为岗位的关系，做笔记和记录成了随时必需具备的习惯。有作为记录人的记录，有作为参会或列席人的记录，有自己做的笔记。不用问为什么，因为其中的一些文字，或将成为那一刻发生了什么的记载，进入档案馆。从此，这一刻的时间被永远地‘固定’。不知道别的单位有没有保留原始记录，反正我们要求会后对会议记录进行整理，并整齐地书写到正式的记录本上存档。所以，我每会必记，每事必记，也就无意间保留了原貌。”

现在，我或许要开始矫正自己的认知了！

有的事情真的能有文字记录？记录的内容一定会进入档案馆？文字真的能让事件把时间“固定”？自己留下来的内容真的就是原貌？

“知道孙平市长吗？”我问徒弟。

“知道，好多年前曾主管过我们单位。”

“还有呢？”